

讀史兵略續編卷之三

益陽胡林翼纂

樂山王兆涵謹校

哲宗元祐元年劉摯言鄉野之民其性易於轉習今之保甲衣
必華細食必酒肉固已變其向者布麻麤糲之習矣羣聚而笑
喧奮臂而矜勇固已移其椎魯勞苦之習矣臣愚以爲宜有法
以斂制之凡保甲之技藝彊弱高下州縣皆有等籍今案取優
等願爲兵者刺以爲本州禁軍自餘中下等亦依近制募充弓
手刀手耆壯戶長之役蘇轍言河北之民喜爲剽劫近歲勦爲
保甲驅之使離南畝教之使習凶器今雖已罷而弓刀之手不
可以復執鋤酒肉之口不可以復茹蔬旣無所歸勢必爲盜臣
願於元豐庫或內藏庫乞錢三十萬貫爲招軍例物選文武臣
僚有才幹者各一二人分往河北於保甲中招其彊勇精悍者

言身兵田續編 卷三
爲禁軍隨其人才以定軍分上爲先帝收恩於既往下爲社稷
消患於未萌

二年知岷州种誼復洮州擒果莊青宜結宰臣率百官表賀果
莊桀黠有智謀所部精銳數爲邊患熙甯中誘陷河州神宗屢
詔王韶欲生致之至是與夏人解仇爲援築洮州居之誼率眾
破其城擒果莊檻送京師誼諤之弟也時二邊少靖而西塞猶
苦寇掠安燾言爲國者不可好用兵亦不可畏用兵好則疲民
畏則遺患今朝廷每戒疆吏非舉國入寇毋得應之則固畏用
兵矣雖僅保障戍實墮其計中願復講攻擾之策且乾順幼豎
梁氏擅權族黨酋渠多反側顧望若有以離間之未必不同戈
而復怨此制勝一奇也其後夏人自相攜貳來修貢悉如燾言
七年夏人寇環州及永和諸砦凡七日始解去初知慶州章綽

數遣輕兵出討屢有斬獲部族不敢甯居橐策其必報謀知將
攻環州乃料精兵纔萬統以驍將折可適等而授之策曰敵進
一舍我退一舍彼必謂我怯不復備我邊壘乃銜枚由閒道繞
出其後或伏山谷伺閒以擊其歸又以境外皆沙磧近城百里
有牛圈所瀦水足以飲人馬乃夜遣置毒夏人圍環數日無所
獲而歸可適等潛屯洪德城伺夏師過識其母梁氏旗幟城中
鼓譟而出馳突躡躑夏師大敗梁氏幾不得脫盡棄供帳而逃
又飲牛圈水人馬被毒死傷不可勝計

紹聖三年夏兵自長城一日馳至金明砦列營環城國主乾順
與其母親督枹鼓縱騎四掠知麟州有備復還金明而後騎之
精銳者畱龍安邊將悉兵掩擊不退金明乃破守兵二千八百
人惟五人得脫城中糧草皆盡將官皇城使張諭死之既還畱

一書寘漢人頸上曰貸汝命爲我投經略使處其言曰夏國昨

與朝廷疆場小有不同方行理究不意朝廷改悔卻與坐團鋪

處立界本國以恭順之故亦黽勉聽從遂於境內立數堡以護

耕而鄜延出兵悉行平蕩又數數入界殺掠國人共憤欲取延

州終以恭順止取金明一砦以示兵鋒亦不失臣子之節也延

帥呂惠卿上樞密院而不以聞

金明在延安西北
龍安在安定西南

遼生女直節度使英格

舊作盈
哥今改

節度使頗拉淑

舊作頗刺
淑今改

之母

弟也頗拉淑沒英格嗣以兄和哩卓

舊作劾
者今改

子薩哈

舊作撒
改今改爲

國相是歲赫舍哩

舊作紇右
烈今改

部阿蘇

舊作阿
疏今改

穆都哩

舊作毛
祿今改睹

阻兵爲難英格自往伐之阿蘇訴於遼遼遣使止英格勿攻英

格畱薩哈守阿蘇城而還會阿閣版等阻五國鷹路執殺遼捕

鷹使者遼詔英格討之阿閣版等據險立柵方大寒乃募善射

者揉勁弓利矢攻之數日入其城出遼使者數人歸之英格兄

子阿古達

舊作阿骨打今改

善射有大志遼大國舅帳蕭諸里

舊作解里今改

嘯聚爲盜有眾數千奔女直結英格爲亂因命英格圖之英格

斬諸里遣阿古達獻首級於遼餘悉畱不遣遼人無如何乃進

英格及阿古達官以慰之

女直在今甯古塔城其西南有阿布河疑卽阿蘇音之轉也

四年知渭州章粦以夏人猖獗上言城葫蘆河川據形勝以逼

夏朝廷許之遂合熙河秦鳳環慶鄜延四部之師陽繕理它砦

數十所以示怯而陰具版築守戰之備出葫蘆河川築二砦于

石門峽江口好水川之陰夏人聞之帥眾來襲粦追擊敗之二

旬有二日城成賜名曰平夏城靈平砦

葫蘆川河卽高平水石門卽石門城在鎮原縣

西八十里峽江口疑卽通峽所謂沒烟前峽也好水川在隆德

東平夏城卽石門城靈平砦卽好水砦通峽在平夏北好水在

南

元符元年夏人寇平夏城知渭州章棣之獲其勇將威明阿密西壽監軍穆爾塔布斬俘甚眾捷至帝爲御紫宸殿受賀棣在勁原久時夏人肆暴邊吏畏愼棣上言夏人嗜利畏威不有懲艾邊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然後諸路出兵據其要害不一再舉勢將自蹙由是朔州一城砦九屢敗夏人而諸路亦多建城砦以逼夏及平夏之敗夏人遂不復振

三年穆都哩

舊作毛睹祿今改

降於女直時阿蘇猶在遼遼使使來罷

兵未到英格使烏凌阿實嚕

舊作烏林答石魯今改

往佐和卓戒之曰遼

使來但換我軍衣服旗幟與阿蘇城中無辨勿使遼使知之遼使可以計卻勿聽其言遽罷兵也遼使果來罷兵英格使呼嚕

舊作胡穆沁

舊作邈遜今改

二人與俱至阿蘇城和卓見遼使詭謂此

二人曰我部族自相攻擊干汝等何事乃援槍刺殺呼嚕穆沁之馬遼使驚駭遽走不敢回顧徑歸居數日破其城執迪舒保

殺之阿蘇復訴於遼遼遣奚節度使伊哩

舊作烈今改乙

來英格至拉

林

舊作來流今改

水見之伊哩問阿蘇城事命英格曰凡攻城所獲存

者復與之不存者備賞且徵馬數百匹英格與其下謀曰若償

阿蘇則諸部不復可號令任用也乃令和納

舊作主餵今改

圖塔

舊作禿答

改今兩水之民陽爲阻絕鷹路復使斃故德部節度使言於遼曰

欲開鷹路非生女直節度使不可遼不知其爲英格謀也信之

命英格討絕鷹路者而阿蘇城事遂止英格聲言平鷹路敗於

圖袞

舊作土溫今改

水遼使使賞其功英格令富嘉努以遼賜物給和

納圖塔之民且修鷹路而還

拉林河在伯都訥松花江之東餘未詳

徽宗崇甯元年遼蕭哈里之亡入女直克展部也遣其族人額

特勒結和於英格曰願與太師爲友同往伐遼英格執額特勒會遼命英格捕討哈里遂送額特勒於遼募兵得甲千餘阿古達

舊作阿骨打今改

喜曰有此甲兵何事不可圖蓋前此女直甲兵之

數未嘗滿千也軍次混同水與哈里遇時遼追哈里兵數千攻之不能克英格謂遼將曰退爾軍我當獨取哈里遼將許之阿古達策馬突戰哈里中流矢墮馬下執而殺之大破其軍英格自是知遼兵之易與矣

混同江在甯古塔北此當在郭爾羅斯前旗

二年王厚童貫發熙州初厚與貫會諸將部分軍事諸將皆欲并兵直趨湟中厚曰賊恃巴金把撈之險挾大河之阻分兵死守以抗我師若進戰未克青唐諸部之兵繼至夏賊必爲之援非小敵也不若分兵爲二南道出安鄉衝其前北道出京玉擣其後賊腹背受敵勢不能支破之必矣貫猶未決厚曰他日身

到其地計之熟矣願毋過疑遂以岷州將高永年爲統制官權知蘭州姚師閔佐之及管句昭納王端等率蘭岷州通遠軍漢蕃兵馬二萬出京玉關厚與貫親領大軍出安鄉關渡大河上巴金嶺厚次河州抵安鄉關貫率李忠等以前軍趨巴金城舊名安川堡在巴金嶺上多羅巴使其三子長曰阿令結次曰廝鐸麻令次曰阿蒙率眾拒守城據岡阜四面皆天塹深不可測道路險狹我師至望見城門不閉偏將辛叔詹安永國等爭先入賊出兵迎擊師少卻永國墮天塹死叔詹等馳還幾爲所敗會雨各收軍而止翼日乙丑賊以大眾背城而陳埤閒建旗鳴鼓決戰復有疑兵據高阜張兩翼會厚以軍至賊望見氣阻厚乘高列大帥旂幟遣人諭以恩信開示禍福數返阿令結等不肯降語益不遜遂命諸將攻城賊力戰拒險我軍不能過天塹

厚親至陳前督彊弩射之賊稍卻別遣偏將鄒勝率精騎由間道繞出其背賊大驚因鼓之諸軍四面奮擊殺阿令結廝鐸麻令於陳阿蒙流矢中目貫腦遁去多羅巴率眾來援聞敗亦遁去日未中大破賊眾遂克其城遠近爭降附厚誅彊悍首領數百人入據城遣高永年引兵萬餘出京玉關厚進軍次瓦吹舊名甯洮寨永年等進據把拶宗城阿蒙道遇其父多羅巴引眾來援告之曰兵大敗二兄皆死我亦重傷漢家已入巴金城矣父子相持慟哭恐追騎及偕馳而去至訖當城所居附順者張心白旗甚眾復懼見禽踰城奔青唐然餘黨猶盛厚慮其或倚我軍後大軍畱甯洮與童貫率李忠等將輕騎二千餘人趨訖當破不順部族焚其巢穴臨大河據險命忠等率眾守之厚卽日還甯洮進下隴朱黑城城舊名安隴寨至湟州會高永年等

軍於城東坂上諸將各率所部環城遣人約降其大首領丹波
禿令結盡拘城中欲降者據城不下厚與貫登城南山視城中
盡見其戰守之備分遣諸將各守一面攻城賊援兵自城北宗
水橋上繼至勢益張日暮諸將有言賊得援力生我師攻戰久
已疲請暫休士卒徐圖之厚謂貫曰大軍深入至此是爲死地
不急破其城青唐王子擁大眾來援據橋而守未易以旬日勝
也形見勢屈將安歸乎諸將不以計取顧欲自便豈計之得邪
敢再言者斬於是諸將各用命死士乘城賊以石縱擊垂至堞
而墜奮復上者不可勝數鼓四合晝夜不絕聲矢下如雨城中
負盾而立別遣驍將王用率精騎出賊不意亂宗水上流擊破
援兵絕其路乘勝奪水寨初元符間築城宗水之北以護橋至
是賊據守之有蕃將包厚緣城而上攜槍擊賊引眾踰入城退

保橋南厚開其門王用因以其眾入據橋城而戰勢猶未沮遂
火其橋中夜如晝諸將乘火光盡力攻城城中不能支大首領
蘇南抹令嘔潛遣人縋城送款請爲內應許之是夜王亨奪水
門入與其麾下登西城而呼曰得湟州矣諸軍鼓噪而進丹波
禿令結以數十騎由西門遁去黎明大軍入湟州假高永年知
州事完其城而守之前後招納湟州境內漆令等族大首領七
百五十人管戶十萬厚具捷書以聞

北路由今蘭州府西北四十五里之把撥橋卽京玉

關也其西四十里通川堡又西四十里通湟堡又西三十五里
卽湟州今碾伯縣也州西卽東峽湟水峽也又西篩金坪卽綏
遠城又西省章又西渴驢嶺嶺西南朴江古城又西南安兒峽
峽南宗哥城城西安兒城又西南青唐今西甯府也宗哥城東
葛陂湯宗哥川入湟水處也宗哥川發源青海東東南流逕碾
伯北而東又南又西南逕乧當安隴勝宗汪田丁零宗谷鷄子
隘之北南入湟水南路由河州東北五十里之安鄉城卽鳳林
城也過河西北行三十里至巴金嶺嶺上有巴金城又西北甯
洮城又西

北湟州

初湟州未克青唐王子谿賒羅撒率眾來援過安兒峽聞城已破遂駐宗哥城以丹波禿令結不能守斬之以徇時論者皆欲席卷而西王厚與童貫及諸將議曰湟州雖下形勢未固新附之人或持兩端青唐餘燼尙彊未肯望風束手我師徃於新捷其實已罷若貪利深入戰有勝負後患必生歲將秋矣塞外苦寒正使遂得青唐諸將未可興築若不暴師勞費則必自引而歸玩敵致寇非萬全之策往年大軍之舉事忽中變正以此耳湟州境內要害有三其一曰乧當在州之南前已城之矣其二曰省章在州之西正爲青唐往來咽喉之地漢世謂之隍陁唐人嘗修閣道刻石記其事地極險阻若不城之異日出兵賊必乘閒斷我歸路其三曰南宗寨在州之北距夏國卓羅右廂監軍司百里而近夏人交構諸羌易生邊患今若城之可以控制

況此三城正據鄯湟腰背控制之利可斷其首尾之患厚在元符間已嘗建論不從竟致棄地之事覆車之轍何可復蹈且三城既畢湟境遂固降者悉爲吾用地利可佐軍儲形勢所臨威聲自遠益加招撫降眾必多此支解羌虜之術也明年乘機一舉大功必成或謂厚曰朝廷之意必欲亟定青唐從而有功必受重賞違之且得罪厚曰忠臣之誼知體國耳遑他卹乎遂卽日移軍趨省章東峽之西得便地曰灑金平建五百步城一座後賜名曰綏遠關大軍駐關中谿賒羅撒尙在宗哥遣其大首領奔巴令阿昆等五輦持蕃書詣軍門請保渴驢嶺以西而和書辭每至益卑時軍已定議保完湟境來春進取且欲懈賊鬪志使不爲備於是以便宜聽所請移書張示威信賊中大震

注見

三年童貫自京師還至熙州凡所措置與王厚皆不異於是始議大舉是日厚貫帥大軍發熙州出飾金平隴右都護高永年爲統制諸路蕃漢兵將隨行知蘭州張誠爲同統制厚恐夏人援助青唐于蘭湟州界侵擾及河南蕃賊亦乘虛竊發騷動新邊牽制軍勢乃遣知通遠軍潘逢權領湟州知會州姚師閔權領蘭州控禦夏國邊面別遣知河州劉仲武統制兵將駐安彊寨通往來道路由是措置完密無後顧之憂大軍得以專力西向夏四月庚戌王厚童貫率大軍次湟州諸將狃於累勝多言青唐易與宜徑往取之厚曰不然青唐諸羌用兵詭詐若不出弓兵分道而進不足以張大聲勢折賊姦謀且湟州之北有勝鐸谷西南有勝宗隘汪田丁零宗谷而中道出綏遠關斷我糧道然後諸部合勢夾攻渴驢嶺宗哥川之間勝負未可知也於

是定議分出三路厚與貫率三軍由綏遠關渴驢嶺指宗哥城都護高永年以前軍由勝鐸谷沿宗河之北別將張誠同招納官王端以其所部由汪田丁零宗谷沿宗河之南期九日會於宗哥城下是日貫猶以諸將之言爲然先趨綏遠用馮瓘統選鋒登渴驢嶺候騎言青唐兵屯嶺下者甚衆貫止綏遠翼日厚以後軍至始下渴驢嶺谿谿羅撒遣般次迎於路竊覘虛實勞而遣之誠曰歸語而主欲降宜亟決大軍至鋒刃一交將無所逃矣般次還報以爲我軍不甚衆初不知分而進也谿谿羅撒喜曰王師若止如此吾何慮哉以其衆據朴江古城俄聞三路兵集遽退二十里宗哥城之東地名葛陂湯有大澗數重可恃而戰賊遂據之是夕中軍宿於河之南鷓子隘之左永年軍於丁零宗口王子厚貫遣選鋒五將前行中軍渡河而北繼永年